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卷五

唐 劉知幾 撰

內篇

採撰第十五

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是知史文有闕其來尚矣自非博雅君子何以補其遺逸者哉蓋珍裘以衆腋成溫廣廈以羣材合構自古探穴藏山之士懷鉛握槧之客何嘗不徵求異說採摭羣言然後能成一家傳諸不朽觀夫邱明

授經立傳廣包諸國蓋當時有周志晉乘鄭書楚杌等篇  
遂乃聚而編之混成一錄向使專憑魯策獨詢孔氏何以能  
殫見洽聞若斯之博也馬遷史記採世本國語戰國策楚  
漢春秋至班固漢書則全同太史自太初已後又雜引劉  
氏新序說苑七略之辭此皆當代雅言事無邪僻故能取  
信一時擅名千載但中古作者其流日煩雖國有冊書殺  
青不暇而百家諸子私存撰錄寸有所長實廣聞見其失  
之者則有苟出異端虛益新事至如禹生啟石伊產空桑

海客乘查以登漢姁娥竊藥以奔月如斯蹻駁不可殫論  
固難以汗南董之片簡霑班華之寸札而嵇康高士傳好  
聚七國寓言玄晏帝王紀多採六經圖讖引書之誤其萌  
始於此矣至范曄增損東漢一代自謂無慙良直而王喬  
臯履出於風俗通左慈羊鳴傳於抱朴子朱紫不別穢莫  
大焉沈氏著書好誣先代於晉則故造竒說在宋則多出  
謗言前史所載已譏其謬矣而魏收黨附北朝尤苦南國

蜀本作甚  
宋本作苦

承其詭妄重加誣語遂云司馬獻出於牛金

王邵



沈約晉書造奇說云瑯琊國姓牛者與夏侯妃私通生中宗因遠叙宣帝以毒酒殺牛金符證其狀收因此乃云司馬廋晉將牛金子也宋孝王曰收以廋為金子計其年全不相干按前史尚如此誤況後史編錄者耶

劉駿上淫路氏

沈約宋書曰孝武於路太后處寢息時人多有議魏書因云駿烝其母路氏醜聲播

越於顯也

可謂助桀為虐幸人之災尋其生絕胤嗣死遭剖

斲蓋亦陰過之所致也晉世雜書諒非一族若語林世說幽明錄搜神記之徒其所載或恢諧小辨或神鬼怪物其事非聖揚雄所不觀其言亂神宣尼所不語唐朝所撰晉史多採以為書夫以干鄧之所冀除王虞之所

糠粃持為逸史用補前傳此何異魏朝之撰皇覽梁世  
之修通略務多為美聚博為功雖取悅小人終見嗤於  
君子矣夫郡國之記譜牒之書務欲矜其州里誇其氏  
族讀之者安可不練其得失明其真偽者乎至如江東  
五雋始自會稽典錄潁川八龍出於荀氏家傳而修晉  
漢史者皆徵彼虛譽定為實錄苟不別加研覈何以詳  
其是非又訛言難信傳聞多失至如曾參殺人無疑盜  
嫂翟義不死諸葛猶存此皆得之於行路傳之於衆口

儻無明白其誰曰然故蜀相亮於渭濱晉書稱嘔血而死魏君崩於馬圈齊史云中矢而亡沈炯罵書河北以爲王彛魏叔草檄關西謂之邢邵夫同說一事而分爲兩家蓋言之者彼此有殊故書之者是非無定況古今路阻視聽壤隔而談者或以前爲後或以有爲無涇渭一亂莫之能辨而後來穿鑿喜出異同不憑國史別訊流俗及其記事也則有師曠將軒轅並世公明與方朔同時堯有八眉夔唯一足烏白馬角救燕丹而免禍犬

吠雞鳴逐劉安以高蹈此之乖濫往往有旃故作者惡  
道聽途說之違理街談巷議之損實觀夫子長之譏史  
記也殷周已往採彼家人安國之述陽秋也梁益舊事  
訪諸故老夫以芻蕘鄙說刊為竹帛正言而輒欲與五  
經方駕三志競爽斯亦難矣嗚呼逝者不作冥漠九泉  
毀譽所加遠誣千載異辭疑事學者宜善思之

載文第十六

夫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觀乎國風以察興亡是知文

之為用遠矣大矣若乃宣僖善政其美載於周詩懷襄  
不道其惡存於楚賦讀者不以吉甫奚斯為諂屈平宋  
玉為謗者何也蓋不虛美不隱惡故也是則文之將史  
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駕南董俱稱良直者矣爰洎中葉  
文體大變樹理者多以詭妄為本飾辭者務以淫麗為  
宗譬以女工之有綺縠音樂之有鄭衛蓋語曰不作無  
益害有益至如史氏所書固當以正為主是以虞帝思  
理夏后失邦一作御尚書載其元首禽荒之歌鄭莊至孝

晉獻不明春秋錄其大隧狐裘之什其理謹而切其文簡而要足以懲惡勸善觀風察俗者矣若馬卿之子虛上林揚雄之甘泉羽獵班固兩都馬融廣成喻過其體詞沒其義繁華而失實流宕而忘返無裨獎勸有長奸詐而前後史漢皆書諸列傳不其謬乎且漢代詞賦雖云虛矯自餘他文大抵猶實至於魏晉已下則偽繆雷同推而論之其失有五一曰虛設二曰厚顏三曰假手四曰自戾五曰一槩何者昔大道為公以能而授故堯

咨爾舜舜以命禹自曹馬以降其取之也則不然若乃  
上出禪書下陳讓表其間勸進殷勤敦諭重沓跡實同  
於莽卓言乃類於虞夏且始自納陛迄於登壇彤弓盧  
矢新君膺九命之錫白馬侯服舊主蒙三恪之禮徒有  
其文竟無其事此所謂虛設也古者兩軍為敵二國爭  
雄自相稱述言無所隱何者國之得喪如日月之食焉  
非由飾辭矯說所能掩蔽也逮於近古則不然至如曹  
公歎蜀主之英略曰劉備吾儔周帝美齊宣之強盛云

高歡不死或移都以避其鋒或斷水以防其渡及其申  
誥誓降移檄便稱其智昏菽麥識昧玄黃列宅建都若  
鷦鷯之巢蒿臨戎賈勇猶螳螂之拒轍此所謂厚顏也  
古者國有詔命皆人主所為故漢光武時第五倫為督  
鑄錢掾見詔書而歎曰此聖主也一見決矣至於近古  
則不然凡有詔勅皆責成羣下但使朝多文士國富辭  
人肆其筆端何事不錄是以每發璽誥下綸言申惻隱  
之渥恩叙憂勤之至意其君雖有返道敗德惟頑與暴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  
卷五

觀其政令則辛癸不如讀其詔誥則勛華再出此所謂假手也蓋天子無戲言苟言之有失則取尤天下故漢光武謂龐萌可以託六尺之孤及聞其叛也乃謝百官曰諸君得無笑朕乎是知褒貶之言哲王所慎至於近古則不然凡百具寮王公卿士始有褒崇則謂其珪璋特達善無可加旋有貶黜則比斗筭下才罪不容責夫同為一士之行同取一君之言愚智生於倏忽是非變於俄頃帝心不一皇鑒無恒此所謂自戾也夫國有否

泰世有污隆作者形言本無定準故觀猗歟之頌而驗  
有殷方興觀魚藻之刺而知宗周將殞至於近代則不  
然夫談主上之聖明則君盡三五述宰相之英偉則臣  
皆二八國止方隅而言并吞六合福不盈眚而稱感致  
百靈雖人事屢改而文理無易故善之與惡其說不殊  
欲令觀者疇為準的此所謂一槩也於是考茲五失以  
尋文義雖事皆形似而言必憑虛夫鏤冰為璧不可得  
而用也畫地為餅不可得而食之是以行之於世則上

下相蒙傳之於後則示人不信而世之作者復不之察

聚彼虛說編而次之勑自起居成於國史連章疏錄蜀

本

作畢宋本作疏

一字無廢非復史書更成文集若乃歷選衆作

求其穢累王沉魚蔡是其甚焉裴子野何之元抑其次

也陳壽干寶頗從簡約猶時載浮訛未盡機要一作周

惟一惟

王邵撰齊隋二史其所取也文皆諸實理多可信至於

悠悠飾詞皆不之取此實得去邪從正之理捐華摭實

之義也蓋山有木工則度之況舉世文章豈無其選但

苦作者書之不讀耳至如詩有常孟諷諫賦有趙壹嫉  
邪篇則賈誼過秦論則班彪王命張華述箴於女史張  
載題銘於劔閣諸葛表主以出師王昶書家以誠子劉  
向谷永之上疏晁錯李固之對策荀伯子之彈文山巨  
源之啓事此皆言成軌則為世龜鏡求諸歷代往往而  
有苟書之竹帛持以不刊則其文可與三代同風其事  
可以五經齊列古猶今也何遠近之有哉昔夫子修春  
秋別是非申黜陟而賊臣逆子懼凡今之為史而載文

也苟能撥浮華採眞實亦可使夫彫蟲小伎者聞義而知徙矣此乃禁淫之隄防持雅之管轄凡為載削者可不務乎

補註第十七

昔詩書既成而毛孔立傳傳之時義以訓詁為主亦猶春秋之傳配經而行也降及中古始名傳曰注蓋傳者轉也轉授於無窮注者流也流通而靡絕惟此二名其歸一揆如韓戴服鄭鑽仰六經裴李應晉訓解三史開導

後學發明先義古今傳授是曰儒宗既而史傳小書人物雜記若趙岐之三輔決錄陳壽之季漢輔臣周處之陽羨土風常璩之華陽士女文言美辭列於章句委曲叙事存於細書此之注釋異夫儒士者矣次有好事之子思廣異聞而才短力微不能自達庶憑驥尾千里絕羣遂乃掇衆史之異詞補前書之所闕若裴松之三國志陸澄劉昭兩漢書劉彤晉紀劉孝標世說之類是也亦有躬為史臣手自刊削雖志存該博而才闕倫叙除

煩則意有所悵畢載則言有所妨遂乃定彼榛楛列為  
子注若蕭大圜淮海亂離志楊銜之洛陽伽藍記宋孝  
王關東風俗傳王邵齊志之類是也推其得失求其利  
害少期集注國志以廣承祚所遺而喜聚異同不加刊  
定恣其擊難坐長煩蕪觀其書成表獻自比蜜蜂兼採  
但甘苦不分難以味同萍實者矣陸澄所注班史多引  
司馬遷之書若乃此缺一言彼增半句皆採摘成注標  
為異說有昏耳目難為披覽

蜀本作搜  
宋本作披竊惟范曄之刪

後漢也簡而且周疎而不漏蓋云備矣而劉昭採其所  
捐以為補注言盡非要事皆不急譬夫人有吐菓之核  
棄藥之滓而愚者乃重加捃拾潔以登薦持此為工多  
見其無識也孝標善於攻謬博而且精固以察及泉魚  
辨窮河豕嗟乎以峻之才識足堪遠大而不能探賾彪  
嶠網羅班馬方復留情於委巷小說銳思於流俗短書  
可謂勞而無功費而無當者矣自茲以降其失逾甚若  
蕭楊之璫雜王宋之鄙碎言殊揀金事比雞肋異體同



病焉可勝言大抵撰史加注者或因人成事或自我作故記錄無限規檢不存難以成一家之格言千載之楷則凡諸作者可不詳之至若鄭玄王肅述五經而各異何休馬融論三傳而競爽欲加商榷其流實煩斯則義涉儒家言非史氏今並不書於此焉

因習上第十八

蓋聞三王各異禮五帝不同樂故傳稱因俗易貴隨時況史書者記事之言耳夫事有貿遷而言無變革此所

謂膠柱而調瑟刻船以求劒也古者諸侯曰薨卿大夫曰卒故左氏傳稱楚鄧曼曰王薨於行國之福也又鄭子產曰文襄之伯君薨大夫弔即其證也按夫子修春秋實用斯義而諸國皆卒魯獨稱薨者此略外別內之旨也馬遷史記西伯以下與諸列國王侯凡有薨者同加卒稱此豈略外別內耶何貶薨而書卒也蓋著魯史者不謂其邦為魯國撰周書者不呼其主曰周王如史記者事總古今勢無主客故言及漢祖多為漢王斯亦

未為累也班氏既分裂史記定名漢書至於述高祖為  
公王之時皆不除沛漢之字凡有異方降歟者以歸漢  
為文肇自班書首為此失迄于仲豫仍踵厥非積習相傳  
曾無先覺者矣又史記陳涉世家稱其子孫至今血食  
漢書復有涉傳乃具載遷文按遷之言今實孝武之世也  
固之言今當孝明之世也事出百年語同一理即如是  
豈陳氏苗裔祚流東京者乎斯必不然漢書又云嚴君平  
既卒蜀人至今稱之皇甫謐全錄斯語載於高士傳夫

孟堅士安年代懸隔至今之說豈可同云夫班之習馬其非既如彼謚之承固其失又如此迷而不悟奚其甚乎何法盛中興書劉魏錄稱其議獄事具刑法志依檢志內了無其說既而臧氏晉書梁朝通史於大連之傳並有斯言志亦無文傳乃虛述此又不精之咎同於玄晏也尋班馬之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於傳首歷姓名於卷中而猶於列傳之下注為列

女高隱等目苟姓名既書題目又顯是鄧禹寇恂之首  
當署為公輔者矣岑彭吳漢之前當標為將帥者矣觸  
類而長實繁其徒何止列女孝子高隱獨行而已魏收  
著書標榜南國桓劉諸族咸曰島夷是則自江東而盡  
為卉服之地至於劉昶沈文秀等傳叙其爵里則不異  
諸華

劉裕等傳皆云丹徒楚人也沈文秀等傳則云吳興武康人

豈有君臣共國父

子同姓閭閻季札便致土風之殊孫策虞翻仍成夷夏  
之隔求諸往例所未聞也當晉宅江淮實膺正朔嫉彼

羣雄稱為僭盜故阮氏七錄以田范裴段諸記劉石苻姚等書別勅一名題為偽史及隋氏受命海內為家國靡愛憎人無彼我而世有撰隋書之經籍志者其流別羣書還同阮錄按國之有偽其來尚矣如杜宇作帝勾踐稱王孫權建鼎峙之業蕭詧為附庸之主而楊雄撰蜀紀子貢著越絕虞裁江表傳蔡述後梁史考斯衆作咸是偽書自可類聚相從合成一部何止取東晉一世十有六家而已乎夫王室將崩霸圖云構必有忠臣義

士捐生殉節若乃韋耿謀誅曹武

誅一作討

欽誕問罪馬文

而魏晉史臣書之曰賊此乃迫於當世難以直言至如  
荀濟元瑾蘭摧於莽靖之末王謙尉迥玉折於宇文之  
季而李刊齊史顏述隋篇時無逼畏事須矯枉而皆仍  
舊不改謂數君為叛逆書事如此褒貶何施昔漢代有  
修奏記於其府者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  
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及邯  
鄲氏撰笑林載之以為口實嗟乎歷觀自古此類尤多

其有宜去而不去者豈真葛蘘而已何事於斯獨致解  
頤之誦也凡為史者苟能識事詳審措辭精密舉一隅  
以三隅反告諸往而知諸來斯庶幾可以無大過矣

因習下第十九

亦曰  
邑里

昔五經諸子廣書人物雖世族可驗而邑里難詳逮太  
史公始革茲體惟有列傳先述本居至於國有弛張鄉  
有併省隨時而載用明審實按夏侯孝若撰東方朔贊云  
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魏建安中分厭次為樂陵郡故



又為郡人馬夫以身沒之後地名改易猶復追書其事  
以示後來則知在生之前故宜詳錄者矣異哉晉氏之  
有天下也自雒陽蕩覆衣冠南渡江左僑立州縣不存  
桑梓由是斗牛之野郡有青徐吳越之鄉州編冀豫欲  
使南北不亂淄澠可分其於繫虛名於本土者雖百代  
無易既而天長地久文軌大同州郡則廢置無恒名目  
則古今各異而作者為人立傳每云某所人也其地皆取  
舊號施之於今

近代史為王傳云瑯琊臨沂人為李傳  
曰隴西成紀人之類也非唯王李二族

久離本居亦自當時無此郡  
縣皆是晉魏已前舊名號 欲求實錄不亦難乎且人

無定所因地而化故生於荆者言皆成楚居於晉者齒  
便從黃涉魏而東已經七葉歷江而北非唯一世而猶  
以本國為是此鄉為非是則孔父里於昌平陰氏家於  
新野而系纂微子源承管仲乃為齊宋之人非關魯鄧  
之士求諸自古其義無聞  
時修國史予被配纂李義琰傳琰家於魏州昌樂已經三代因云義琰魏州昌樂人也監修者大笑以為深乖史體遂依李氏舊望改為隴西成紀人既言不見從故有此且自世重高門人輕寒族竟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說

若仲遠之尋鄭玄先云汝南應劭文舉之對曹操自謂魯國孔融是也爰及近古其言多偽至於碑頌所勒茅土定名虛引他邦冒為己邑若乃稱袁則飾之陳郡言

杜則加之京邑姓如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鉅

鹿

今有姓酈者姓弘者以犯國諱皆改為李氏如書其邑里必云隴西趙郡夫以假姓猶且如斯則真姓者

斷可知矣又今西域胡人多有姓明及卑者如加五等爵或稱平原公或號東平子為明氏出於平原卑氏出

於東平故也夫邊夷雜種尚竊美名則諸夏士流固無慚德也在諸史傳多與同風如

史牛弘傳曰安定鶉觚人也本姓原氏至於他篇所引皆謂之西牛弘唐史謝偃傳云本姓庫汗氏續謂之陳

郡謝偃並其類也

此乃尋流俗之常談忘著書之舊體矣又近

世有班秩不著者始以州壤自標若楚國龔遂漁陽趙壹是也至於名位既隆則不從此列若蕭何鄧禹賈誼董仲舒是也觀周隋二史每述王庾諸事高楊數公必云瑯琊王褒新野庾信弘農楊素渤海高穎以此成言豈曰省文從而可知也凡此諸失皆由積習相傳寢以成俗迷而不返蓋語曰難與慮始可與樂成夫以千載遵行持為故事而一朝糾正必驚愚俗此莊生所謂安

得妄言之人而與之言斯言已得之矣庶知音君子詳其得失者焉



史通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卷六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卷六

唐 劉知幾 撰

內篇

言語第二十

蓋樞機之發榮辱之主言之不文行之不遠則知飾詞  
專對古之所重也夫上古之世人惟朴畧言語難曉訓  
釋方通是以尋理則事簡而意深考文則詞難而義釋  
若尚書載伊尹立訓皋陶矢謨洛誥康誥牧誓泰誓是

也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大夫行人尤重詞命語微婉而多切言流靡而不淫若春秋載呂相絕秦子產獻捷臧孫諫君納鼎魏絳對戮揚干是也戰國虎爭馳說雲湧人持弄丸之辯家挾飛鉗之術劇談者以譎誑為宗利口者以寓言為主若史記載蘇秦合從張儀連衡范雎反間以相秦魯連解紛而全趙是也逮漢魏已降周隋而往世皆尚文時無專對運籌畫策自具於章表獻可替否總歸於筆札宰我子貢之道不行蘇秦張儀之



業遂廢矣假有忠言切諫答戲解嘲其可稱者若朱雲折檻以抗憤張綱埋輪而獻直秦密之酬吳客王融之答虜使此之小辯曾何足云是以歷選載言布諸方策自漢已下無足觀焉尋夫戰國已前其言皆可諷詠非但筆削所致良用體質素美何以覈諸至如鶉賁鸛鵒童豎之謠也山木轉車時俗之諺也蟠腹棄甲城者之謳也原田是謀輿人之誦也斯皆芻詞鄙句猶能溫潤若此況乎束帶立朝之士加以多聞博古之說者哉則

知時人出言史官入記雖有討論潤色終不失其梗概者也夫三傳之說既不習於尚書兩漢之詞又多違於戰策足以驗毗俗之遞改知歲時之不同而後來作者通無遠識記其當世口語罕能從實而書方復追效昔人示其稽古是以好丘明者則偏模左傳愛子長者則全學史公用使周秦言辭見於魏晉之代楚漢應對行乎宋齊之日而偽修混沌失彼天然今古以之不純真偽由其相亂故裴少期譏孫盛錄曹公平素之語而全

作夫差亡滅之詞雖言似春秋而事殊乖越者矣然自

晉咸洛不守龜鼎南遷江左為禮樂之鄉金陵實圖書

之府故其俗猶能語存規檢言喜風流顛沛造次不忘

經籍

若梁史載高祖在園中見蕭正德而謂之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湘東王聞世子方等見殺謂其次

子諸曰不有其廢君何以興皆其類也

而史臣修飾無所費功其於中國

則不然何者于斯時也先王桑梓剪為蠻貊被髮左衽

充牣神州其中辯若駒支學如郢子有時而遇不可多

得而彥鸞修偽國諸史收弘撰魏周書

收為魏收弘為牛弘必謂

彼夷音變成華語等楊由之聽雀如介葛之聞牛斯亦可矣而於其間則有妄益文彩虛加風物援引詩書憲章史漢遂使沮渠乞伏儒雅比於元封拓跋宇文德音同於正始華而失實過莫大焉唯王宋著書叙元高時事

王謂王邵也

宋謂宋孝王也邵撰齊志孝王撰關東風俗傳也

抗詞正筆務存直道

方言世語由此畢彰而今之學者皆九二子以言多滓穢語傷淺俗夫本質如此而推過史臣猶鑒者見嫫母多媿而歸罪於明鏡也又世之議者咸以北朝衆作周

史為工蓋賞其記言之體多同於古故也夫以枉飾虛

言都損實事便號以良直師其模楷

至如周太祖實名黑獺魏本索頭故

當時有童謠曰狐非狐貉非貉焦梨狗子嚙斷索又曰  
獾獾頭團團樂河中狗子破爾苑又西帝下詔罵齊神武  
數其罪廿諸如此事難可棄遺而周史以其事非雅畧  
而不載賴君懋編錄故得權聞於後其事不傳於北齊  
因而埋沒不  
盡亦多矣是以董狐南史舉目可求班固華嶠比肩

皆是者矣近有燉煌張太素中山郎餘令並稱述者自  
負史才郎著李傳張著隋後畧凡所撰人語皆依倣舊  
辭若選言可以效古而書其難類者則忽而不取料其

所棄

一作斥

可勝紀哉蓋江芊罵商臣曰呼役夫宜君王

廢汝而立職漢王怒酈生曰豎儒幾敗乃公事單固謂  
嵇康曰老奴汝死自其分樂廣歎衛玠曰誰家生得寧  
馨兒斯並當時侮嫚之詞流俗鄙俚之說必播以唇吻  
傳諸諷誦而世人皆以為上之二言不失清雅而下之  
兩句殊為魯朴者何哉蓋楚漢世隔事已成古魏晉年  
近言猶類今已古者即謂其文猶今者乃驚其質夫天  
地久長風俗無恒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而作者皆

怯書今語勇效昔言不其惑乎苟紀事則約附五經載語則依憑三史是春秋之俗戰國之時與兩儀而並存經千載而如一奚以今來古往質文之屢變者哉蓋善為政者不擇人而理故俗無精麤咸被其化工為史者不選事而書故言無美惡盡傳于後若事皆不謬言必近真庶幾可與古人同居何止得其糟粕而已

浮詞第二十一

夫人樞機之發亶亶不窮必有餘音足句為其始末是

以伊惟夫蓋發語之始也馬哉矣今斷句之助也去之則言語不足加之則章句獲全而史之叙事亦有時類此故將述晉靈公厚斂彫牆則且以不君為稱欲云司馬安四至九卿而先以巧宦標目所謂說事之端也又書重耳伐原示信而續以一戰而霸文之教也載匈奴為偶人象郅都令馳射莫能中則云其見憚如此所謂論事之助也昔尼父裁經義在褒貶明如日月特用不刊而史傳所書貴乎博錄而已至於本事之外時寄抑



揚此乃得失稟於片言是非由於一句談何容易可不  
慎歟但近代作者溺於煩富則有發言失中加字不愜  
遂令後之覽者難以取信蓋史記世家有云趙鞅諸子  
無恤最賢夫賢者當以仁恕為先禮讓居本至如偽會  
鄰國進計行戕俾同氣女兄摩笄引決此則詐而安忍  
貪而無親鯨鯢是傳犬豕不若焉得謂之賢哉又漢書  
云蕭何知韓信賢按賢者處世夷險若一不隕穫於貧  
賤不充詘於富貴又傳曰知進退存亡者其唯聖人乎

如淮陰初在仄微墮業無行後居榮貴滿盈速禍躬為  
逆上名隸惡徒周身之防靡聞知足之情安在美其善  
將呼為才畧則可矣必以賢為目不其謬乎又云嚴延  
年精悍敏捷雖子貢冉有通於政事不能絕也夫以編  
名酷吏列號屠伯而輒比孔門達者豈其倫哉且以春  
秋至漢多歷年所必言貌取人耳目不接又焉知其才  
術相類錙銖無爽而云不能絕乎蓋古之記事也或先  
經張本或後傳終言分布雖疎錯綜逾密今之記事也

則不然或隔卷異篇遽相矛盾或連行接句頓成乖角

是以齊史之論魏收良直邪曲三說各異

李百藥齊書序論魏收云

若使子孫有靈竊恐未挹高論至收傳論又云足以入相如之室游尼父之門志存實錄抵訐私於爾朱暢傳又云收受暢財賄令故為榮傳多其惡是為三說各異

周書之評太祖寬仁好殺

二理不同

令狐德棻周書傳稱文帝不害諸元則云太祖天縱寬仁世故如歸命盡種誅夷雖事出

權道而用乖於德教是謂二理不同

非唯言無準的固亦事成首鼠者矣

夫人有一而史辭再三良以好發蕪音不求讜理而言之反覆觀者惑焉亦有開國承家美惡昭露皎如星漢

非磨涅所移而輕事塵點曲加粉飾求諸近史此累尤多

累一作類

如魏書稱登國以烏名官則云好尚淳朴遠師

少皞述道武結婚蕃落則曰招攜荒服追慕漢高自餘所說多類於此按魏武始興邊朔少識典墳作儷蠻夷抑惟秦晉而烏官創置豈關郗子之言髦頭而偶奚假奉春之策奢言無限何甚厚顏又周史稱元行恭因齊滅得回庾信贈其詩曰號亡垂棘滅齊平寶鼎歸陳周弘正來聘在館贈韋曼詩曰德星猶未動直車詎肯來

其為信弘正所重如此夫文以害意自古而然儼非其

倫由來尚矣必以庾周所作皆為實錄則其所褒貶非

止一人咸宜取其指歸何止採其四句而已若乃題目

不定首尾相違則李百藥令狐德棻是也

齊史李百藥所撰周史令

狐德棻

心挾愛憎詞多出沒則魏收牛弘是也

魏史魏收所撰

周史載元行恭等此本牛弘所撰也

斯皆鑒裁非遠智識不周而輕弄筆

端肆情高下故彌縫雖洽而厥跡更彰取惑無知見嗤

有識夫詞寡者出一言而已周才蕪者資數句而已浹

按左傳稱絳父論甲子隱言於趙孟班書述楚老哭龔生莫識其名氏苟舉斯一事則觸類可知至嵇康皇甫謐撰高士記各為二叟立傳全採左班之錄而其傳詞云二叟隱德容身不求名利避遠亂害安於賤役夫探揣古意而廣足新言

足音子  
愈反

此猶子建之詠三良延年

之歌秋婦至於臨穴淚下閨中長嘆雖語多本傳而事無異說蓋鳬脰雖短續之則悲史文雖約增之反累加減前哲豈容易哉昔夫子斷唐虞已下迄於周剪截浮

詞撮其機要故帝王之道坦然明白嗟乎自去聖日遠  
史籍逾多得失是非孰能判定假有才堪釐革而以人  
廢言此繞朝所謂勿謂秦無人吾謀適不用者也

叙事第二十二

并序 簡要  
隱晦 妄飾

夫史之稱美者以叙事為先至若書功過記善惡文而  
不麗質而非野使人味其滋旨懷其德音三復忘疲百  
遍無斁自非作者曰聖其孰能與於此乎昔聖人之述  
作也上自堯典下終獲麟是為屬詞比事之言疏通知

遠之旨子夏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揚  
雄有云說事者莫辨於書說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則意  
複深奧訓詁成義微顯闡幽婉而成章雖殊途異轍亦  
各有美焉諒以師範億載規模萬古為述者之冠冕實  
後來之龜鏡一作鑒既而馬遷史記班固漢書繼聖而作  
抑其次也故世之學者皆先曰五經次云三史故經史  
之目於此分焉嘗試言之曰經猶日也史猶星也夫杲  
日流景則列星寢耀桑榆既夕而辰象粲然故史記之



文當乎尚書春秋之世也則其言淺俗涉乎委巷垂翅  
不舉憑籥無聞逮於戰國已降去聖彌遠然後能露其  
鋒穎倜儻不羈故知人才有殊相去若是校其優劣詎  
可同年自漢已降幾千載作者相繼非復一家求其善  
者益亦幾矣夫班馬執簡既五經之罪人而晉宋殺青  
又三史之不若譬夫王霸有別粹駁相懸才難不其甚  
乎然則人之著述雖同自一手自一作其間則有善惡不  
均精麤非類若史記蘇張蔡澤等傳是其美者至於三

五本紀日者太倉公龜策傳固無所取焉又漢書之帝紀陳項諸篇是其最也至於淮南王司馬相如東方朔傳又安足道哉豈繪事以丹素成妍帝京以山水為助故言媿者其史亦拙事美者其書亦工必時乏異聞世無奇事英雄不作賢雋不生區區碌碌抑惟恒理而責史臣顯其良直之體申其微婉之才益亦難矣故揚子有云虞夏之書渾渾爾商書灝灝爾周書噩噩爾下周者其書樵悴乎觀丘明之記事也當桓文作霸晉楚更

盟則能飾彼詞句成其文雅及王室大壞事益縱橫則  
春秋美詞幾乎翳矣觀子長之叙事也自周已往言所  
不該其文濶畧無復體統自秦漢已下條貫有倫則煥  
炳可觀有足稱者至若荀悅漢紀其才盡於十帝陳壽  
魏書其美窮於三祖觸類而長他皆若斯夫識寶者稀  
知音益寡近有裴子野宋畧王邵齊志此二家者並長  
於叙事無愧古人而世人議者皆雷同譽裴而共詆王  
氏夫江左事雅裴筆所以專工中原跡穢王文由其屢

鄙且幾原務飾虛詞君懋志存實錄此美惡所以為異也設使丘明重出子長再生記言於賀六渾之朝書事於士尼干之代將恐輟毫栖牘無所施其德音而作者安可以今方古一概而論得失夫叙事之體其流甚多非復片言所能覩縷今輒區分類聚定為三篇列之于下

右叙事篇序

夫國史之美者以叙事為工而叙事之工者以簡要為主簡之時義大矣哉歷觀自古作者權輿尚書發蹤所

載務於寡事春秋變體其言貴於省文斯蓋澆淳殊致  
前後異跡然則文約而事豐此述作之尤美者也始自  
兩漢迄乎三國國史之文日傷煩富逮晉已降流宕逾  
遠必尋其冗句摘其煩詞一行之間必謬增數字尺紙  
之內恒虛費數行夫聚蚊成雷羣輕折軸況於章句不  
節言詞莫限載之兼兩曷足道哉蓋叙事之體其別有  
四有直紀其才行者有唯書其事跡者有因言語而可  
知者有假讚論而自見者至如古文尚書稱帝堯之德

標以允恭克讓春秋左傳言子太叔之狀目以美秀而文所稱如此更無他說所謂直紀其才行者又如左氏載申生為驪姬所讚自縊而亡班史稱紀信為項籍所圍代君而死此則不言其節操而忠孝自彰所謂唯書其事跡者又如尚書稱武王之罪紂也其誓曰焚炙忠良剗剔孕婦左傳記隨會之論楚也其詞曰革簞藍蘊以啓山林此則才行事跡莫不闕如而言有關涉事便顯露所謂因言語而可知者又如史記衛青傳後太史

公曰蘇建嘗責大將軍不薦賢待士漢書孝文紀末其  
讚曰吳王詐病不朝賜以杖凡此則紀之與傳並所不  
書而史臣發言別出其事所謂假讚論而自見者然則  
才行事跡言語讚論凡此四者皆不相須若兼而畢書

則其費尤廣

近史紀傳欲言人居哀毀損則先云至性  
純孝欲言人晝夜觀書則先云篤志好學

欲言人赴敵不顧則先云武藝絕倫欲言人下筆成篇  
則先云文章敏速此則既述才行又彰事跡也如穀梁  
傳曰驪姬以醢為酒藥脯以毒獻公曰奚來驪姬曰世  
子以祀故致福在君將食之驪姬讒曰食自外來者不  
可不試也覆酒於地而地墳以脯與犬犬斃驪姬下堂  
而啼曰天乎天乎吾君之國子之國也子何遲於為君

又禮記云晉將伐宋使覘之見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歸而語人曰陽門之介夫死子罕哭之甚哀不可代也此則既載事跡又載言語也又近代諸史人有行事美惡者皆已具其紀傳中續以贊論重述前事此則近有事跡紀傳已書贊論又載公梁傳新序說苑戰國策楚漢春秋史記迄于皇家所撰五代史皆有之

但自古經史通多此類能獲免者蓋十無一二

唯左丘明裴子

野王邵無此也

又叙事之省其流有二焉一曰省句二曰省字

左傳宋華耦來盟稱其先人得罪於宋魯人以為敏夫

以鈍者稱敏

魯人為鈍人也禮記中已有註解

則明賢達所嗤此為省

句也春秋經曰隕石於宋五夫聞之隕視之石數之五



加以一字太詳減其一字太略求諸折中簡要合理此為省字也其反於是者若公羊稱郄克眇季孫行父禿孫良夫跛齊使跛者逆跛者禿者逆禿者眇者逆眇者蓋宜除跛者已下字但云各以其類逆者必事皆再述則於文殊費此為煩句也漢書張倉傳云年老口中無齒蓋於此一句之內去年及口中可矣夫此六文成句而三字妄加此為煩字也然則省句為易省字為難洞識此心始可言史矣若句盡餘贅字皆重複史之煩蕪

職由於此蓋餌巨魚者垂其千鈞而得之在於一筌捕  
高鳥者張其萬罟而獲之由於一目夫叙事者或虛益  
散辭廣加閒說必取其所要不過一言一句耳苟能同  
夫獵者漁者既執而且釣必收其所留者唯一筌一目  
而已則庶幾胼胝盡去而塵垢都隕華逝而實存滓去  
而審在矣嗟乎能損之又損而玄之又玄輪扁所不能  
語斤伊摯所不能言鼎也

右簡要

夫飾言者為文編文者為句句積而章立章積而篇成

蜀本篇下有  
目字宋本無

篇目既分而一家之言備矣古者行人出

境以詞令為宗大夫應對以言文為主況乎列以章句  
刊之竹帛安可不勵精雕飾傳諸諷誦者哉自聖賢述  
作是曰經典句皆韶夏言盡琳琅秩秩德音洋洋盈耳  
譬夫游滄海者徒驚其浩曠登太山者但嗟其峻極必  
摘以尤最不知何者為先然章句之言有顯有晦顯也  
者繁詞縟說理盡於篇中晦也者省字約文事溢於句  
外然則晦之將顯優劣不同較可知矣夫能略小存大

舉重明輕一言而巨細咸該三語而洪纖靡漏此皆用  
晦之道也昔古文義務卻浮詞虞書云帝乃殂落百姓  
如喪考妣夏書云啓呱呱而泣予不子周書稱前徒倒  
戈血流漂杵虞書云四罪而天下咸服此皆文如闕略  
而語實周贍故覽之者初疑其易而為之者方覺其難  
固非雕蟲小技所能斥非其說也既而丘明授經師範  
尼父夫經以數字包義而傳以一句成言雖繁約有殊  
而隱晦無異故其綱紀而言邦俗也則有士會為政晉

國之盜奔秦邢遷如歸衛國忘亡其款曲而言人事也  
則有使婦人飲之酒以犀革裹之比及宋手足皆見援  
廟桷動於薨師人多寒王撫而巡之三軍之士皆如挾  
纊斯皆言近而旨遠辭淺而義深雖發語已殫而含意  
未盡使夫讀者望表而知裏捫毛而辨骨覩一事於句  
中反三隅於字外晦之時義不亦大哉洎班馬二史雖  
多謝五經必求其所長亦時值斯語至若高祖亡蕭何  
如失左右手漢兵敗績睢水為之不流董生乘馬三年

不知牝牡翟公之門可張雀羅則其例也自茲已降史道陵夷作者蕪音累句雲蒸泉湧其為文也大抵編字不隻捶句皆雙脩短取均奇偶相配故應以一言蔽者輒足為二言應以三句成文者必分為四句彌漫重沓

不知所裁是以承祚受責於少期

魏志鄧哀王傳曰容貌姿美裴松之注云

容貌之言而分已為三亦叙事之屬一病也

子昇取譏於君懋

王邵齊志曰時議恨邢子

才不得掌興魏之書悵快溫子昇亦若此而撰永安記率是六言

非不幸也蓋作者言

雖簡略理皆要害故能疎而不遺儉而無闕譬如用奇

兵者持一當百能全克敵之功也若才乏雋穎思多昏

滯費詞既甚叙事纔周亦猶售鐵錢者以兩當一方成

貿遷之價也然則史漢已前省要如彼國晉已降

國謂三國

志也晉謂晉書也

煩碎如此必定其妍媸甄其善惡夫讀古史

者明其章句皆可詠歌觀近史者悅其緒言

悅一作得

直求

事意而已是則一貴一賤不言可知無假推揚而其理

自見矣

右隱晦

昔文章既作比興由生鳥獸以婉賢愚草木以方男女

詩人騷客言之備矣洎乎中代一作世其體稍殊或擬人

必以其倫或述事多比於古當漢氏之臨天下也君實稱帝理異殷周子乃封王名非魯衛而作者猶謂帝家為王室公輔為王臣盤石加建侯之言帶河申俾侯之稱而史臣撰錄亦同彼文章假託古詞翻易今語潤色之濫萌於此矣降及近古彌見其甚至如諸子短書雜家小說論逆臣則呼為問鼎稱巨寇則目以長鯨邦國初基皆云草昧帝王兆跡必號龍飛斯並理兼諷諭言



非指斥異乎游夏措詞南董顯書之義也如魏收代史  
吳均齊錄或牢籠一世或苞舉一家自可申不刊之格  
言弘至公之正說而收稱劉氏納貢則曰來獻百牢均  
叙元日臨軒必云朝會萬國夫以吳徵魯賦禹計塗山  
持彼往事用為今說置於文章則可施於簡冊則否矣  
亦有方以類聚譬諸昔人如王隱稱諸葛亮挑戰冀獲  
曹咎之利崔鴻稱慕容沖見幸為有龍陽之姿

龍陽事  
見戰國

策其事相符言之讜矣而虞思道稱邢邵喪子不慟自

東門吳已來

東門吳事  
見戰國策

未之有也李百藥稱王琳雅得

人心雖李將軍恂恂善誘無以加也斯則虛引古事妄  
足庸音苟矜其學必辨而非當者矣昔禮記檀弓工言  
物始夫自我作古首勅新儀前史所刊後來取證是以  
漢初立聽子長所書魯始為髻丘明是記河橋可作元  
凱取驗於毛詩男子有笄伯支遠徵於內則即其事也  
按裴景仁秦記稱苻堅方食撫盤而詬王邵齊志述受  
紇洛千感恩脫帽而謝及彥鑾撰以新史重規刪其舊

錄乃易撫盤以推案變脫帽為免冠夫近世通無案食  
胡俗不施冠冕直以事不類古改從雅言欲令學者何  
以考時俗之不同察古今之有異又自雜種稱制充牣  
神州事異諸華言多孔醜至如翼捷魏道武所諱黑獺  
周文本名而伯起草以他語德荼闕而不載蓋尤降崩  
賸字之媿也重耳黑臀名之鄙也舊事列以三史傳諸  
五經未聞後進談講別加刊定況愁山定櫝彰於載識  
杜臺卿齊載識云首牛河邊之狗著於謠詠  
王邵齊志載謠獮獮

頭圍圍河中狗  
子破爾苑也

明如日月難為蓋藏此而不書何以示

後亦有氏姓本複咸省從單或去萬而留千或存扶而  
除厚求諸自古罕聞茲例昔夫子有云文勝質則史故  
知史之為務必藉於文自五經已降三史而往以文叙  
事可得言焉而今之所作有異於是其立言也或虛加  
練飾輕事彫彩或體兼賦頌詞類俳優文非文史非史  
譬夫烏孫造室雜以漢儀而刻鵠不成反類於鶩者也

右妄飾



史通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卷七

唐 劉知幾 撰

內篇

品藻第二十三

蓋聞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薰蕕不同器臬鸞不比翼若  
乃商臣冒頓南蠻北狄萬里之殊也伊尹霍光殷年漢  
日千載之隔也而世之稱悖逆則云商冒論忠順則曰  
伊霍者何哉蓋厥跡相符則雖隔越為偶奚必差形步

武方稱連類者乎史氏自遷固作傳始以品彙相從然其中或以年世迫促或以人物寡鮮求其具體必同不可多得是以韓非老子共在一篇董卓袁紹無聞二錄豈非韓老俱稱述者書有子名袁董並曰英雄生當漢末用此為斷粗得其倫亦有厥類衆夥宜為流別而不能定其同科申其異品用使蘭艾相雜朱紫不分是誰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

官一作者

按班書古今人表仰包億

載旁貫百家分之以三科定之以九等其言甚高其義



甚愜及至篇中所列奚不類於其叙哉若孔門達者顏

稱殆庶至於他子難為等衰

一作差

今乃先伯牛而後曾

參進仲弓而退冉有

伯牛仲弓並在第一等曾參冉有並在第三等也

求諸折

中厥理無聞又楚王過鄧

過一作如

三甥欲殺之

肝甥驢甥養甥

鄧

侯不許卒亡鄧國今定鄧侯入下愚之上

即第七等

夫寧人

負我為善獲戾持此致尤將何勸善如謂小不忍亂大

謀失於用權故加其罪是則三甥見幾而作決在未萌

自可高立標格

可一作當

寘諸雲漢何得止與鄧侯鄰伍列

在中庸下流而已哉

三朝皆在第六等

又其叙晉文之臣佐也

舟之僑為上陽處父次之士會為下

舟之僑在第三等陽處父在第四等

士會在第五等

其述燕丹之賓客也高漸離居首荆軻亞之秦

武陽居末

高漸離在第五等荆軻在第六等秦武陽在第七等

斯並是非晉亂善

惡紛挐或珍瓠瓠而賤璫璵或策駑駘而捨騏驥以茲為監欲誰欺乎又江充息夫躬讒諂惑上使禍延儲后毒及忠良論其奸凶過於石顯遠矣而固叙之不列佞幸楊王孫裸葬悖禮狂狷之徒考其一生更無他事而

與朱雲同列仍冠之傳首不其穢歟若乃旁求別錄側  
窺雜傳諸如此繆其累實多按劉向列女傳載魯之秋  
胡妻者尋其始末了無才行可稱直以怨懟厥夫投川  
而死輕生同於古治殉節異於曹娥此乃凶險之頑人  
強梁之悍婦輒與貞烈為伍有乖其實者焉又嵇康高  
士傳其所載者廣矣而顏回蘧瑗獨不見書蓋以二子  
雖樂道遺榮安貧守志而拘忌名教未免流俗也正如  
董仲舒揚子雲亦鑽仰四科驅馳六籍漸孔門之教義

服魯國之儒風與此何殊而並可甄錄夫回瑗是棄而揚董獲升可謂識二五而不知十者也爰及近代史臣所書求其乖失亦往往而有借如陽瓚効節邊城捐軀死敵當有宋之代抑劉卜之徒歟

劉謂劉康祖卜謂卜天與

而沈氏

竟不別加標榜唯寄編於索虜篇內紀僧珍砥節礪行終始無瑕而蕭氏乃與羣小混書都以恩幸為目王頗文章不足武藝居多躬詣戚藩首階逆亂撰隋史者如不能與臬感並列

隋世皆謂楊玄感為臬感

即宜附出楊諒傳中輒

與詞人共編

隋書列王頗在文苑傳也

吉士為伍凡斯纂錄豈其類

乎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以言取人失之宰予光武則受誤於龐萌曹公則見欺於張邈列在方書惟善與惡昭然可見不假許郭之深鑒裴王之妙譽而作者存諸簡牘不能使善惡區分故曰誰之過歟史官之責也夫能申藻鏡區別流品使小人君子臭味得明上智中庸等差有叙則懲惡勸善永肅將來激濁揚清鬱為不朽者矣

直言第二十四

夫人稟五常士兼百行邪正有別曲直不同若邪曲者  
人之所賤而小人之道也正直者人之所貴而君子之  
德也然世多趨邪而棄正不踐君子之跡而行曲自陷  
小人者何哉語曰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鉤反封侯故能  
順從以保吉不違忤以受害也況史之為務申以勸戒  
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淫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  
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吁可

畏乎夫為於可為之時則從為於不可為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為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今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吳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於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於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強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益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嘿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茲避禍幸而獲全是以驗世途之多隘知

實錄之難遇耳然則歷考前史徵諸直詞雖古人糟粕  
真偽相亂而披沙揀金有時獲寶按金行在歷史氏尤  
多當宣景開基之始曹馬構紛之際或列營渭曲見屈  
武侯或發仗雲臺取傷成濟陳壽王隱咸杜口而無言  
干寶虞預各栖毫而靡述至習鑿齒乃申以死葛走生  
達之說抽戈犯蹕之言歷代厚誣一朝始雪考斯人之  
書事蓋近古之遺直者歟次有宋孝王風俗傳王邵齊  
志其叙述當時亦務在審實按于時河朔王公箕裘未



隕鄴城將相薪構仍存而二子書其所諱曾無憚色剛  
亦不吐其斯之謂歟蓋烈士殉名壯夫重氣寧為蘭摧  
玉折不為瓦礫長存若南董之仗氣直書不避強禦韋  
崔之肆情奮筆無所阿容雖周身之防有所不足而遺  
芳餘烈人到于今稱之與夫王沈魏書假回邪以竊位  
董統燕史持諂媚以偷榮貫三光而洞九泉曾未足喻  
其高下也

曲筆第二十五

肇有人倫是稱家國父父子子君君臣臣親疎既辨等  
差有別蓋子為父隱直在其中論語之順也略外別內  
掩惡揚善春秋之義也自茲已降率由舊章史氏有事  
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其有舞  
詞弄札飾非文過若王隱虞預毀辱相凌子野休文釋  
紛相謝用捨由乎臆說威福行於筆端斯乃作者之醜  
行人倫所同疾也亦有事每憑虛詞多烏有或假人之  
美藉為私惠或誣人之惡持報已讐若王沈魏錄濫述

貶甄之詔陸機晉史虛張拒葛之鋒班固受金而始書  
陳壽借米而方傳此又記言之奸賊載筆之凶人雖肆  
諸市朝投畀豺虎可也然則史之不直代有其書苟其  
事已彰則今無所取其有往賢之所未察來者之所不  
知今略廣異聞用標先覺按後漢書更始傳稱玄之懦  
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羣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  
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一作讐避難綠林名  
為豪傑安有貴為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

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於東觀或明帝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偽錄者矣陳氏國志劉後主傳云蜀無史職故灾祥靡聞案黃氣見於秭歸羣鳥墮於江水成都言有景星出益州言無宰相氣若史官不置此事從何而書蓋由父辱受髡故加茲謗議者也古者諸侯並爭勝負無恒而他善必稱已惡不諱逮乎近世無聞至公國自稱為我長家相謂為彼短而

魏收以元氏出於邊裔見侮諸華遂高自標舉比桑乾  
於姬漢之國曲加排抑同建業於蠻貊之邦夫以敵國  
相讐交兵結怨載諸移檄用可致誣列諸緇素難為妄  
說苟未達此義安可言於史邪蓋霜雪交下始見真松  
之操國家喪亂方驗忠臣之節若漢末之董承耿紀晉  
初之諸葛母丘貫母音齊興而有劉康素粲周滅而有王  
謙尉迴斯皆破家殉國視死猶生而歷代諸史皆書之  
曰逆將何以激揚名教以勸事君者乎古之書事也今

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若使南董有  
靈必切齒於九泉之下矣自梁陳已降隋周而往者史  
皆貞觀年中羣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偽可求至如朝廷  
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為而訪彼流俗  
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  
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所歎豈獨於  
今哉蓋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  
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但古來唯聞以直筆見誅

不聞以曲詞獲罪是以隱侯宋書多妄蕭武知而勿尤  
伯起魏史不平齊宣覽而無譴故令史臣得愛憎由已  
高下在心進不憚於公憲退無媿於私室欲求實錄不  
亦難乎嗚呼此亦有國家者所宜懲革也

鑒識第二十六

夫人識有通塞神有晦明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  
異蓋三王之受謗也值魯連而獲申五霸之擅名也逢  
孔宣而見詆斯則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覈得

中其惟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蹟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辨其利害明其善惡觀左氏之書為傳之最而時經漢魏竟不列於學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傳夫以丘明躬為魯史受經仲尼語世則竝生論才則同恥蜀本作體宋本作恥彼二家者師孔氏之弟子預達者之門人才識體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傳說比茲親受者乎加以二傳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諸左氏不可同年故知膏肓墨守乃腐儒之妄述賣



餅太官誠智士之明鑒也逮史漢繼作踵武相承王充

著書既甲班而乙馬張輔持論又劣固而優遷

王充謂彪文義

浹備紀事詳瞻觀者以為甲以太史公為乙也張輔名士優劣論曰世人論司馬遷班固之才優劣多以班為勝余以為失遷叙三千年事五十萬言班固二百年事八十萬言煩省不敵固之不如必矣

然此二

書雖互有修短遞聞得失而大抵同風可為連類張晏

云遷歿後亡龜策日者傳褚先生補其所缺言詞鄙陋

非遷本意按遷所撰五帝本紀七十列傳稱虞舜見阨

遂匿空而出宣尼既殂門人推奉有若其言之鄙又甚

於茲安得獨罪褚生而全宗馬氏也劉軌思商榷漢史  
雅重班才唯譏其本紀不列少帝而輒編高后按宏非  
劉氏而竊養漢宮時天下無主呂宗稱制故借其歲月  
寄以編年而楚雞行事自具外戚譬夫成為孺子史刊  
攝政之年厲亡流疑歷紀共和之日而周邵二公各世  
家有傳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豈謂雖濬發於巧心  
反受嗤於拙目也劉祥撰宋書序錄歷說諸家晉史其  
略云法盛中興荒拙少氣王隱徐廣淪溺罕華夫史之

叙事也當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該

一作核

若

斯而已可矣必令同文舉之含異等公幹之有逸如子

雲之含章類長卿之飛藻此乃綺揚繡合彫章縟綵欲

稱實錄其可得乎以此詆訶知其妄施彈射矣夫史之

曲筆蕪書

蜀本作偽  
宋本作蕪

不過一二語其負罪為失已多而

魏收雜以寓言殆將過半固以知倉頡已降罕見其流

而李氏齊書稱為實錄者何也蓋以重規亡考未達伯

起以公輔相加字出大名事同元歎既無德不報故以

虛美相酬然必謂昭公知禮吾不信也語曰明其為賊敵乃可服如王邵之抗詞不撓可以方駕古人而魏收持論激揚稱其有慚正直夫不彰其罪而輕肆其誅此所謂兵起無名難為制勝者尋此論之作蓋由君慙書法不隱取咎當時或有假手史臣以復私門之恥不然何惡直醜正盜憎主人之甚乎夫人廢興時也窮達命也而書之為用亦復如是蓋尚書古文六經之冠冕也春秋左氏三傳之雄霸也而自秦至晉年踰五百其書

隱沒不行於世既而梅氏寫獻杜侯訓釋然後見重一時擅名千古乃老經撰於周日莊子成於楚年遭文景而始傳值嵇阮而方貴若斯流者可勝紀哉故曰廢興時也窮達命也適使時無識寶世缺知音若論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將煙燼火滅泥沈雨絕安有歿而不朽揚名於後世者乎

探賸第二十七

古之述者豈徒然哉或以取捨難明或以是非相亂由

是書編典誥宣父辨其流詩列風雅卜商通其義夫前  
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  
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  
為繆也不亦宜乎昔夫子之作魯史學者以為感麟而  
作按子思有云吾祖厄於陳蔡夫以彼聿修傳諸貽厥  
欲求實錄難為爽誤事則義包微婉因攬莓而勦詞時  
逢西狩乃泣麟而絕筆儒者徒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以  
為自反袂拭面稱吾道窮然後追論五始定名三叛此

豈非獨學無友孤陋寡聞之所致邪孫盛稱左氏春秋  
書吳楚則略荀悅漢紀述匈奴則簡蓋所以賤夷狄而  
貴諸夏也按春秋之時諸國錯峙關梁不通史官所書  
罕能周悉異乎炎漢之世四海一家馬遷乘傳以求自  
古遺文而州郡上計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備也況彼吳  
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魯邦尤為迂闊丘明所  
錄安能備諸且必以蠻夷而固略也若駒支預於晉會  
長狄埋於魯門葛盧之辨牛鳴鄰子之知鳥職斯皆邊

隅小國人品最微猶復收其瑣事見於方冊安有主盟  
上國勢迫宗周爭長諸華威陵強晉而可遺之者哉又  
荀氏著書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槩夷夏皆均非  
是獨簡胡鄉蜀本作略  
宋本作簡而偏詳漢室盛既疑丘明之擯  
吳楚遂誣仲豫之抑匈奴可謂強奏庸音特為足曲者  
也蓋明月之珠不能無瑕夜光之璧不能無類故作者  
著書或有病累而後生不能詆訶其過又更文飾其非  
遂推而廣之強為其說者蓋亦多矣如葛洪有云司馬



遷發憤作史記百三十篇伯夷居列傳之首以為善而無報也項羽列於本紀以為居高位者非闕有德也按史之於書也有其事則記無其事則闕尋遷之馳騫今古上下數千載春秋已往得其遺事者蓋惟首陽山之二子而已然適使夷齊生於秦氏死於漢日而乃升諸傳首庸謂有情今者考其先後隨而編次斯則理之常也烏可怪乎必謂子長以善而無報推其傳始若伍子胥大夫種孟軻墨翟賈誼屈原之徒或行仁而不遇或

盡忠而受戮何不求其品類同在一科而乃異其篇目  
分為數卷也又遷之紕繆其流甚多夫陳勝之為世家  
既云無據項羽之稱本紀何必有憑必謂遭彼腐刑怨  
刺孝武故書違凡例志存激切若先黃老而後六經進  
奸雄而退處士此之乖刺復何為乎隋內史李德林著  
論稱陳壽蜀人其撰國志黨蜀而抑魏刊之國史以為  
格言按曹公之創王業也賊殺母后幽逼主上罪百田  
常禍千王莽文帝臨戎不武為國好奢忍害賢良疎忌

骨肉而壽評皆依違其事無所措言劉主地居漢宗仗  
順而起夷險不撓終始無瑕方諸帝王可比少康光武  
譬以侯伯宜輩秦繆楚莊而壽評抑其所長攻其所短  
是則以魏為正朔之國典午攸承蜀乃僭偽之君中朝  
所嫉故典稱曹美而虛說劉非安有背曹而向劉疎魏  
而親蜀也

陳壽上書諸葛亮集云陛下邁蹤古聖蕩然  
無忌故雖誹謗之言咸肆其辭而無所革也

夫無其文而有其說不亦憑虛亡是者邪習鑿齒之撰  
漢晉春秋以魏為偽國者此蓋定邪正之途明逆順之

理爾而檀道鸞稱其當桓氏執政故撰此書欲以絕彼  
瞻烏防茲逐鹿歷觀古之學士為文以諷其上者多矣  
若齊倫失德豪士於焉作賦賈后無道女史由其獻箴  
其一斯皆短什小篇可率爾而就也安有變三國之體  
作之統改五行之正朔勒成一史傳諸千載而藉其權以濟  
物取誠當時豈非勞而無功博而非要與夫班彪王命  
一何異乎求之人情理不當耳自二京版蕩五胡稱制  
崔鴻鳩諸偽史聚成春秋其所列者十有六家而已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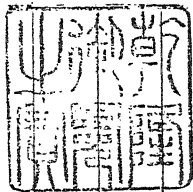
收云鴻世仕江左故不錄司馬劉蕭之書又恐識者尤  
之未敢出行於外按于時中原乏主海內橫流逖彼東  
南更為正朔適使素王再出南史重生終不能別有異  
同忤非其議安得以偽書無錄而猶罪歸彥鸞者乎且  
必以崔氏祖宦吳朝故情私南國必如是則其先徙居  
廣固委質慕容何得書彼南燕而與羣胡並列愛憎之  
道豈若是邪且觀鴻書之紀綱皆以晉為主亦猶班書  
之載吳項必繫漢年陳志之述孫劉皆宗魏世何止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  
卷七

遺其事不取其書而已哉但伯起躬為魏史傳列島夷  
不欲使中國著書惟崇江表所以輒假言崔志用紆魏  
羞且東晉之書宋齊之史考其所載幾三百篇而偽邦  
墳籍僅盈百卷若使收矯鴻之失南北混書斯則四分  
有三事歸江外非惟肥瘠非類衆寡不均兼以東南國  
史皆須紀傳區別茲又體統不純難為編次者矣收之  
矯妄其可盡言乎於是考衆家之異說參作者之本意  
或出自胸懷枉申探賾或妄加向背輒有異同而流俗

腐儒後來末學習其狂狷成其詿誤自謂見所未見聞所未聞銘諸舌端以為口實惟智者不惑無所疑焉



史通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史通卷八至  
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錢樾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駿

校對官中書臣袁文邵

謄錄監生臣康傑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卷八

唐 劉知幾 撰

內篇

模擬第二十八

夫述者相効自古而然故列禦寇之言理也則憑李叟  
楊子雲之草玄也全師孔公符朗則比蹟於莊周范曄  
則參蹤於賈誼況史臣注記其言浩博若不仰範前哲  
何以貽厥後來蓋模擬之體厥途有二一曰貌同而心

異二曰貌異而心同何以言之蓋古者列國命官卿與大夫為別必於國史所記則卿亦呼為大夫此春秋之例也當秦有天下地廣殷周變諸侯為帝王目宰輔為丞相而譙周撰古史考思欲擯抑馬記師放孔經其書李斯之棄市也乃云秦殺其大夫李斯夫以諸侯之大夫名天子之丞相以此而擬春秋所謂貌同而心異也當春秋之世列國甚多每書他邦皆顯其號至於魯國直云我而已如金行握紀海內大同君靡客主之殊臣

無彼此之異而干寶撰晉紀至天子既葬必云葬我某  
皇帝且無二君何我之有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  
而心異也狄滅二國君死城屠齊桓行霸興亡繼絕左  
傳云邢遷如歸衛國忘亡言上下安堵不失舊物也如  
孫皓暴虐人不聊生晉師是討後予相怨而干寶晉紀  
云吳國既滅江外忘亡豈江外安典午之善政同歸命  
之未滅乎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春秋  
諸國皆用夏正魯以行天子禮樂故獨用周家正朔至

如書元年春王正月者年則魯君之年月則周王之月

考竹書紀年始達此義而自古說春秋者皆妄為解釋也如曹馬受命躬為帝王非

是以諸侯守藩行天子班厯而孫盛魏晉二陽秋每書

年首必云某年春帝正月夫年既編帝紀而月又列帝

名以此而擬春秋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五始所作是

曰春秋三傳並興各釋經義如公羊傳屢云何以書記

其事也此則先引經語而繼以釋辭勢使之然非史體

也如吳均齊春秋每書災變亦曰何以書記異也夫事

無他議言從已出輒自問而自荅者豈是敘事之理者  
邪以此而擬公羊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且史漢每於  
列傳首書人名字至傳內有呼字處則於傳首已詳如  
漢書李陵傳稱隴西任立政陵字立政曰師古曰少公呼其字  
歸易耳夫上不言立政之字而輒言字立政曰少公者  
此省文從可知也至今狐德棻周書於伊婁穆傳首云  
伊婁穆字奴干既而續云太祖字之曰奴干作儀同面  
向我也夫上書其字而下復曰字豈是事從簡易文去

重復者邪以此而擬漢書又所謂貌同而心異也昔謝承家語有云蒼梧繞娶妻而美以讓其兄雖則為讓非讓道也又楊子法言曰士有姓孔字仲尼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如向之諸子所擬古作其殆蒼梧之讓姓孔而字仲尼者歟蓋語曰世異則事異事異則備異備一作治必先王之道持今世之民此韓子所以著五蠹之篇稱宋人有守株之說也世之迷者銳志於奇喜編次古文撰敘今事而巍然自謂五經再生三史重出多見其無

識者矣惟夫明識之士則不然何則其所擬者非如圖

畫之寫真鎔鑄以象物

以一作之

以此而似彼其所以為似

者取其道術相會義理互同若斯而已亦有孔父賤為匹夫恓惶放逐而能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亦何必居九五之位處南面之尊然後謂之連類者哉蓋左氏為書敘事之最自晉已降景慕者多有類效顰彌益其醜然求諸偶中亦可言焉蓋君父見害臣子所耻義當略說不忍斥言故左傳敘桓公在齊遇害而云彭生乘公薨



於車如干寶晉紀敘愍帝歿于平陽而云晉人見者多哭賊懼帝崩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當時所記或未盡則先舉其始後詳其末前後相會隔越取同若左氏成七年鄭獲楚鍾儀以獻晉至九年晉歸鍾儀於楚以求平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敘索虜臨江太子劬使力士排徐湛江湛僵仆於是始與劬有隙其後三年有徐江為元凶所殺事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凡列姓名罕兼其字苟前後互舉

則觀者自知如左傳上言羊斟則下曰子臧前稱子產則次見國僑其類是也至裴子野宋略亦然何者上書桓玄則下有敬道後敘殷鐵則先著景仁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左氏與論語有敘人酬對苟非煩辭積句但是往復唯諾而已則連續而說去其對曰問曰等字如裴子野宋略云李孝伯問張暢卿何姓曰姓張張長史乎以此而擬左氏論語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善人君子功業不書見於應對附彰其美如左

傳稱楚武王欲伐隨熊率且比曰季梁在何益至蕭方三十國春秋說朝廷聞慕容雋死曰中原可圖矣桓溫曰慕容恪在其憂方大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夫將敘其事必預張其本彌縫混說無取睠言如左傳稱叔輒聞日食而哭昭子曰叔其將死乎秋八月叔輒卒至王邵齊志稱張伯德夢山上掛絲占者曰其為幽州乎秋七月拜為幽州刺史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蓋文雖缺略理甚昭著此邱明之

體也至如叙晉敗於邲先濟者賞而云上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夫不言攀舟亂以刀斷指而但曰舟指可掬則讀者自覩其事矣至王邵齊志述高季式破敵於韓陵追奔逐北而云夜半方歸槩血滿袖夫不言奮槩深入擊刺甚多而但稱槩血滿袖則聞者亦知其義矣以此而擬左氏又所謂貌異而心同也大抵作者自魏以前多效二史從晉已降喜學五經夫史才文淺而易摸經文意深而難擬既難易有別故得失亦殊蓋貌

異而心同者模擬之上也貌同而心異者模擬之下也  
然人皆好貌同而心異不尚貌異而心同者何哉蓋鑒  
識不明嗜愛多僻悅夫似史而憎夫真史此子張所以  
致譏於魯侯有葉公好龍之喻也袁山松云書之為難  
也有五煩而不整一難也俗而不典二難也書不實錄  
三難也賞罰不中四難也文不勝質五難也夫擬古而  
不類此乃難之極者何為獨闕其目乎嗚呼自子長已  
還似皆未覩斯義後來明達其鑒之哉

書事第二十九

昔荀悅有云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  
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勲五曰表賢能干寶之釋五志  
也體國經野之言則書之用兵征伐之權則書之忠臣  
烈士孝子貞婦之節則書之文誥專對之辭則書之才  
力技藝殊異則書之於是採二家之所議徵五志之所  
取蓋記言之所網羅書事之所總括粗得於茲矣然必  
謂故無遺恨猶恐未盡者乎今更廣以三科用增前目

一曰敘沿革二曰明罪惡三曰旌怪異何者禮儀用舍  
節文升降則書之君臣邪僻國家喪亂則書之幽明感  
應禍福萌兆則書之於是以此三科參諸五志則史氏  
所載庶幾無闕求諸筆削何莫由斯但古作者鮮能無  
病苟書而不法則何以示後蓋班固之譏司馬遷也論  
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  
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又傳玄之貶  
班固也論國體則飾主闕而折忠臣敘世教則貴取容

而賤直節述時務則謹辭章而略事實此其所失也尋  
班馬二史咸擅一家而各自彈射遞相瘡痛夫雖自卜  
者審而自見為難可謂笑前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  
上知猶其若此而況庸庸者哉苟自前哲之指蹤校後  
來之所失若王沉孫盛之伍伯起德棻之流論王業則  
黨悖逆而誣忠義敘國家則抑正順而褒篡奪述風俗  
則矜夷狄而陋華夏此其大較也必伸以紂擿窮其負  
累雖擢髮而數庸可盡邪子曰於予何誅於數家見之



矣抑又聞之怪力亂神宣尼不語而事鬼求福墨生所  
信故聖人於其間若存若亡而已若吞燕卵而商生啟  
龍獠而周滅厲壞門以禍晉鬼謀社而亡曹江使返璧  
於秦皇圮橋授書於漢相此則事關軍國理涉興亡有  
而書之以彰靈驗可也而王隱何法盛之徒所撰晉史  
乃專訪州閭細事委巷瑣言聚而編之目為鬼神傳錄  
其事非要其言不經異乎三史之所書五經之所載也  
范曄博採衆書裁成漢典觀其所取頗有奇工至於方

術篇及諸蠻夷傳乃錄王喬左慈稟君槃瓠言唯迂誕  
事多詭越可謂美玉之瑕白圭之玷惜哉無是可也又  
自魏晉已降著述多門語林笑林世說俗說皆喜載嘲  
謔小辨嗤鄙異聞雖為有識所譏頗為無知所悅而斯  
風一扇國史多同至如王思狂躁起驅蠅而踐筆畢卓  
沉湎左持螯而右杯劉邕榜吏以膳痴齡石戲舅而傷  
贅其事蕪穢其辭猥雜而歷代正史持為雅言苟使讀  
之者為之解頤聞之者為之撫抃固異乎記功書過彰

善癉惡者也。大抵近代史筆敘事為煩擁而論之其尤甚者有四。夫祥瑞者所以發揮盛德幽贊明王。至如鳳皇來儀嘉禾入獻泰得若雉魯獲如麇求諸尚書春秋上下數千載其可得言者蓋不過一二而已。爰及近古則不然。凡祥瑞之出非闕理亂蓋主上所惑臣下相欺故德彌少而祥彌多。政逾劣而瑞逾盛。是以桓靈受祉比文景而為豐。劉石應符比曹馬而益倍。而史官徵其謬說錄彼邪言真偽莫分是非無別其煩一也。當春秋

之時諸侯力爭各擅雄伯自相君長經書某使來聘某君來朝者蓋明和好所通盛德所及此皆國之大事不可闕如而自史漢已還相承繼作至於呼韓入侍肅慎來廷如此之流書可也若乃藩王岳牧朝會京師必也

書之本紀則異乎春秋之義

若漢書載楚王囂等來朝宋書載檀道濟等來朝之

類是也

夫臣謁其君子覲其父抑惟恒理非復異聞載之

簡策一何辭費其煩二也乃若百職遷除千官黜免其可以書名本紀者蓋惟槐鼎而已故西京撰史唯編丞

相大夫東觀著書止列司徒太尉而近世自三公已下一命已上苟沾厚祿莫不備書且一人之身兼預數職或加其號而闕其位或無其實而有其名贊唱為之口勞題署由其力倦具之史牘夫何足觀其煩三也夫人之有傳也蓋唯書其邑里而已其有開國承家世祿不墜積仁累德良弓無改項籍之先世為楚將石建之後廉謹相承此則其事尤異略書於傳可也其失之者則有父官令長子秩丞郎聲不著於一鄉行無聞於十室

乃敘其名位一二無遺此實家牒非關國史其煩四也  
於是考茲四事以觀今古足驗積習忘返流宕不歸乖  
作者之規模遠哲人之準的也孔子曰吾黨之小子狂  
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其斯之謂矣亦有言或可  
記功或可書而紀闕其文傳亡其事者何則始自太上  
迄于中古其間文籍可得言焉夫以仲尼之聖也訪諸  
鄰子始聞少皞之官叔向之賢也詢彼國僑載辨黃熊  
之崇或八元才子因行父而獲傳或五穀大夫假趙良

而見識則知當時正史流俗所行若三墳五典八索九  
邱之書虞夏商周春秋禱机之記其所缺略者多矣既  
而汲冢所述方五經而有殘馬遷所書比三傳而多別  
裴松補陳壽之闕謝綽拾沈約之遺斯又言滿五車事  
逾三篋者矣夫記事之體欲簡而且詳疎而不漏若煩  
則盡取省則都捐此乃忘折中之宜失均平之理惟夫  
博雅君子知其利害者焉

人物第三十

夫人之生也有賢不肖焉

蜀本不肖上有  
一有字宋本無

若乃其惡可

以誡世其善可以示後而死之日名無得而聞焉是誰  
之過歟蓋史官之責也觀夫文籍肇勅史有尚書柔遠  
疎通網羅歷代至如有虞進賢時宗元凱夏氏中微國  
傳寒浞殷之亡也是生飛廉惡來周之興也實有散宜  
閔天若斯人者或為惡縱暴其罪滔天或累仁積德其  
名蓋世雖時淳俗質言約義簡此而不載闕誰大焉洎  
夫子修春秋記二百年行事三傳並作史道勃興若秦



之由余百里奚越之范蠡大夫種魯之曹沫公儀休齊

之甯戚田穰苴斯並命代大才

一作命  
世天才

挺生傑出或陳

力就列功冠一時或殺身成仁聲聞四海苟師其德業  
可以治國字人慕其風範可以激貪勵俗此而不書無  
乃太簡又子長著史記也馳騫窮古今上下數千載至  
如臯陶伊尹傳說仲山甫之流並列經誥名存子史功  
烈尤顯事跡居多蓋各採而編之以為列傳之始而斷  
以夷齊居首何齷齪之甚乎既而孟堅勒成漢書牢籠

一代至於人倫大事亦云備矣其間若薄昭楊僕顏驄  
史岑之徒其事所以見遺者蓋略小而存大耳夫雖逐  
麋之犬不復顧兔而雞肋是棄能無惜乎當三國異朝  
兩晉殊宅若元則仲景時才重於許洛何禎許詢文雅  
高於揚豫而陳壽國志王隱晉史廣列諸傳而遺此不  
編斯亦網漏吞舟過為迂闊者觀東漢一代賢明婦人  
如秦嘉妻徐氏動合禮儀言成規矩毀形不嫁哀慟傷  
生此則才德兼美者也董祀妻蔡氏載誕胡子受辱虜

庭文詞有餘節槩不足此則言行相乖者也至蔚宗後漢傳標列女徐淑不齒而蔡琰見書欲使彤管所載將安準的裴幾原刪略宋史時稱簡要至如張祿陰受君命戕賊零陵乃宗道不移飲鴆而絕雖古之鋤麂義烈何以加諸鮑照文宗學府馳名海內方於漢代褒朔之流事皆闕如何以申其褒獎夫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其有書名竹帛者蓋惟記善而已故太史公有云自獲麟以來四百餘年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廢而不載

余甚懼焉即其義也至如四凶列於尚書三叛見於春秋西漢之紀江充石顯東京之載梁冀董卓此皆干紀亂常存滅興亡所繫既有關時政故不可闕書但近史所刊有異於是至如不才之子羣小之徒或陰情醜行或素飡尸祿其惡不足以曝揚其罪不足以懲誡莫不搜其鄙事聚而為錄不其穢乎抑又聞之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斗筭之才何足算也若漢傳之有傳寬靳歙蜀志之有許慈宋書之虞邱進魏史之王懷若斯數子

者或才非拔萃或行不逸羣徒以片善取知微功見識  
闕之不足為少書之維益其累而史臣皆責其譜狀徵  
其爵里課虛成有裁為列傳不亦煩乎語曰君子於其  
所不知蓋闕如也故賢良可記而簡牘無聞斯乃謦所  
不該理無足咎至若愚智畢載妍媸靡擇此則燕石妄  
珎齊竽混吹者矣夫名刊史冊自古攸難事列春秋哲  
人所重筆削之士其慎之哉

史通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史通卷九

唐 劉知幾 撰

內篇

覈才第三十一

夫史才之難其難甚矣晉令云國史之任委之著作每  
著作郎初至必撰名臣傳一人斯蓋察其所由苟非其  
才則不可叨居史任歷觀古之作者若蔡邕劉峻徐陵  
劉炫之徒各自謂長於著書達於史體然觀侏儒一節

而他事可知按伯喈於方朔上書謂宜廣班氏天文志  
夫天文之於漢史實附贅之尤甚者也必欲申以掎摭  
但當鋤而去之安可仍其過失而益其蕪累亦奚異觀  
河傾之患而不遏以隄防方欲疏而導之用速懷襄之  
害述史如此將非練達者歟孝標持論析理誠為絕倫  
而自敘一篇過為煩碎山西一志直論文章諒難以偶  
跡遷固比肩陳范者也孝穆在齊有志於梁史及還江  
左而書竟不成嗟乎以徐公文體而施諸史傳亦猶灞

上兒戲異乎真將軍幸而量力不為可謂自卜者審矣  
光伯以洪儒碩學而迤邐不遇觀其銳情自敘欲以垂  
示將來而言皆淺俗理無要害豈所謂誦詩三百雖多  
亦奚以為者乎昔尼父有言文勝質則史蓋史者當時  
之文也然朴散淳銷時移世異文之與史皎然異轍故  
以張衡之文而不嫻於史以陳壽之史而不習於文其  
有賦述兩都詩裁八詠而能編次漢冊勒成宋典若斯  
人者其流幾何是以略觀近代有齒跡文章而兼修史



傳其為式也羅含謝客宛為歌頌之文蕭繹江淹直成

銘贊之序溫子昇尤工複語

工一作喜

盧思道雅好麗詞江

總猖獗以沉迷庾信輕薄而流宕此其大較也然向之  
數子所撰者蓋不過偏記雜說小卷短書而已猶且乖  
濫踳駁一至於斯而況責之以刊勒一家彌綸一代使  
其始末圓備表裏無咎蓋亦難矣但自世重文藻詞宗  
麗淫於是沮誦失路靈均當軸每西省虛職東觀佇才  
凡所拜授必推文士遂使握管懷鈎多無銓綜之職連

章累牘罕逢微婉之言而舉俗共以為能當時莫之敢侮假令其間有術同彪嶠才若班荀懷獨見之明負不刊之業而皆取窘於流俗見嗤於朋黨遂乃哺糟歆醕俯同妄作被褐懷玉無由自陳此管仲所謂用君子而以小人參之害霸之道者也昔傳玄有觀孟堅漢書實命代奇作及與陳宗尹敏杜撫馬嚴撰中興紀傳其文曾不足觀豈拘於時乎不然何不類之甚者也是後劉珍朱穆盧植楊彪之徒又繼而成之豈亦各拘於時而

不得自盡乎何其益陋也嗟乎拘時之患其來尚矣斯則自古之所歎豈獨當今者哉

序傳第三十二

盖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按屈原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叙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然其所敘者但記自少及長立身行事而已逮於祖先所出則蔑爾無聞至馬遷又徵三閭之故事倣文園之近作模楷二家

勒成一卷於是揚雄遵其舊轍班固酌其餘波自敘之  
篇實煩於代雖屬辭有異而茲體無易尋馬遷史記上  
自軒轅下窮漢武疆宇修闊道路綿長故其自敘始於  
氏出重黎終於身為太史雖上下馳騁終不越史記之  
年班固漢書止敘西京二百年事耳其自敘也則遠徵  
令尹起楚文王之世近錄賓戲當漢明帝之朝苞括所  
及踰於本書遠矣而後來敘傳非止一家競學孟堅從  
風而靡施於家牒猶或可通列於國史每見其失者矣

然自敘之為義也苟能隱己之短稱其所長斯言不謬  
即為實錄而相如自序及記其客遊臨邛竊妻卓氏以  
春秋所諱持為美談雖事或非虛而理無可取載之於  
傳不其愧乎又王充論衡之自紀也述其父祖不肖為  
州閭所鄙而已荅以瞽頑舜神鯀惡禹聖夫自敘而言  
家世固當以揚名顯親為主苟無其人闕之可也至若  
盛矜於已而厚辱其先此何異證父攘羊學子名母必  
責以名教實三千之罪人也夫自媒自衒士女之醜行

然則人莫我知君子所耻按孔氏論語有云十室之邑  
必有忠信不如丘之好學也又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  
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又曰文王既沒文不  
在茲乎又曰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則聖達立言也  
時亦揚露已才或託諷以見其情或選辭以顯其跡

選一

作

巽終不盱衡自伐攘袂公言且命諸門人各言爾志由

也不讓見嗤無禮歷觀揚雄已降其自敘也始以誇尚  
為宗至魏文帝傅玄陶梅葛洪之徒則又踰於此者矣

何則身兼片善行有微能皆剖析具言一二必載豈所謂憲章前聖謙以自牧者歟又近古人倫喜稱閎閱其革門寒族百代無聞而駢角挺生一朝暴貴無不追述本系妄承先哲至若儀父振鐸並為曹氏之初淳維李陵俱稱拓拔之始河南馬祖遷彪之說不同吳興沈先約炯之言有異斯皆不因真律無假寧楹直據經史自成矛盾則知楊姓之寓西蜀班門之雄朔野或冑纂伯僑或家傳熊繹恐自我作古失之彌遠者矣蓋諂祭非

鬼神所不散致敬他親人斯悖德凡為敘傳宜詳此理不知則闕亦何傷乎

煩省第三十三

昔荀卿有云錄遠略近則知史之詳略不均其為患者久矣及于令昇史議

干寶字令昇晉人

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

傳云邱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

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又張世偉著

班馬優劣論云

張輔字世偉晉人

遷敘三千年事五十萬言固



敘二百四十年事八十萬言是班不如馬也然則自古  
論史之煩省者咸以左氏為得史公為次孟堅為非自  
魏晉已還年祚轉促而為其國史亦不減班書此則後  
來逾煩其失彌甚者矣余以為近史蕪累誠則有諸亦  
猶古今不同勢使之然也輒求其本意略而論之何者  
當春秋之時諸侯力爭各閉境相拒闕梁不通其有吉  
凶大事見知於他國者或因假道而方聞或以同盟而  
始赴苟異於是則無得而稱魯史所書實用此道至如

秦燕之據有西北楚越之大啟東南地僻界於諸戎人罕通於上國故載其行事多有闕如且其書自宣成已前三紀而成一卷至昭襄已下數年而占一篇是知國

阻隔者記載不詳年淺近者撰錄多備

杜預釋例云文公已上書日者

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俱六公書日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略同而日數加備此亦久遠遺落不與近同也是則儒者注書已見之矣此邱明隨聞見而成傳何有故為簡約者

哉及漢氏之有天下也普天率土無思不服會計之吏歲奏於闕廷輜軒之使月馳於郡國作者居於京兆府

徵事於四方用使夷夏必聞遠近無隔故漢氏之史所以倍增於春秋也降及東京作者彌衆至如名邦大都地富才良高門甲族世多髦俊邑老鄉賢競為別錄家牒宗譜各成私傳於是筆削所採聞見益多此中興之史所以又廣於前漢也夫英賢所出何國而無書之則與日月長懸不書則與煙塵永滅是以謝承尤悉江左京洛事缺於三吳陳壽偏委蜀中巴梁語詳於二國如宋齊受命梁陳握紀或地比禹貢一州或年方秦氏二

世夫地之褊小年之窘迫適使作者採訪易洽巨細無遺者舊可詢隱諱咸露此小國之史所以不減於大邦也夫論史之煩省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若於榛蕪言有闕書傷於簡略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且必謂邱明為省也若介葛辨犧於牛鳴叔孫志夢於天壓楚人教晉以拔旆城者謳華以棄甲此而畢書豈得謂之省邪且必謂漢書為煩也若武帝乞漿於柏父陳平獻計於天山長沙戲舞以請地楊

僕怙寵而移闕此而不錄豈得謂之煩邪由斯而言則  
史之煩省不中從可知矣又古今有殊澆淳不等帝堯  
則天稱大書惟一篇周武觀兵孟津言成三誓伏犧止  
畫八卦文王加以繫辭俱為大聖行事若一其豐儉不  
類懸隔如斯必以古方今持彼喻此如蚩尤黃帝交戰  
阪泉施於春秋則城濮鄢陵之事也有窮纂夏少康中  
興施於兩漢則王莽光武之事也夫差既滅勾踐霸世  
施於東晉則桓玄宋祖之事也張儀馬錯為秦開蜀施

於三國則鄧艾鍾會之事也而往之所載其簡如彼後之所書其審如此若使後來同於往世限一槩以成書

將恐學者必詬其疎遺尤其率略者矣而議者苟嗤沈

蕭之所記

沈約字休文梁人著宋書蕭衍字子顯著齊書

事倍於孫習

孫盛字安國晉

人著晉書習鑿齒字彥威亦著晉書

華謝之所編

華嶠謝忱亦著漢史

語煩於班馬

不亦繆乎故曰論史之煩省者但當求其事有妄載言有闕書斯則可矣必量世事之厚薄限篇第以多少理則不然其斯之謂也

史通卷九